

■ 红色记忆·不忘初心

“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撤退，而且要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吴化文身上。现在请同志们起立，举起右手，面对万家灯火的泉城人民宣誓：

为了人民的解放，我们准备献出一切，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！”

# 1948, 红色潜伏者让敌人改帆换舵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今年9月24日，是济南战役胜利暨济南解放70周年。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，济南市博物馆联合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推出《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济南战役精神——济南战役馆藏革命文物及参战老战士抒怀书画展》，该展览于9月15日至10月底在济南市博物馆举行。

在博物馆一楼展厅里，一件件革命文物，再现了济南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。血染的军旗、战地照片、武器装备、通讯设备、医疗器具、战时日记、烈士遗物、支前物品、立功材料等等，在默默讲述着一个个信仰而战斗的往事。其中，有一个展柜展示着当年隐蔽战线上潜伏特工们的事迹，他们同前线的战友们一起，奏响了济南战役的英雄史诗……

## “化文要醒醒啊”

1948年9月19日，在济南战役的紧要关头，整编九十六军军长、负责济南西部守备任务的吴化文率所部两万余人宣布起义，直接打乱了济南守敌的防御体系，缩短了战役时间。这是我军隐蔽战线长期努力的结果。

解放战争初期，吴化文错过了战争形势，追随蒋介石，重点进攻山东。在吴化文忙于参战的同时，我胶东军区敌工部委派李昌言，化名李三聚，打入吴化文司令部。当时李昌言的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中校军需副处长。他为人忠厚，忠于吴化文，所以颇受吴化文的信赖。再加上李昌言和吴化文的太太林世英是中学同学，又是姨表亲。所以，李昌言很快便在吴部站稳了脚跟。

1947年年初，李昌言到济南后，住在李正言家里。后来，林世英之兄林世达邀请李昌言到他家去住。李昌言在林家帮着干活，烧饭扫地，还给林世达讲故事，从抗战时期的事情一直谈到解放区，又常讲些穷人痛苦。就这样教育争取了林世达……

1947年正月间，林世英的女儿因治病由徐州至济南。深夜天冷，李昌言到津浦车站接她，之后又介绍齐鲁医院的名医为林世英的女儿治病，并常到病房帮忙照料。林世英甚为感激。

林世英对李昌言在林世达家的许多进步举动有所察觉。一天，她邀李昌言游趵突泉，冷不丁对李昌言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八路，我早想和你谈谈。我和绍周（即吴化文）谈过几次，看他很犯愁的样子……今后希望你多讲些道理给我听，每天晚上给我上上课，我好有话和绍周说。”

李昌言先被惊出一身冷汗，立马正色道：“我要批评你！真是太鲁莽了。一开口就说我是八路……我如果怕死也不来济南。你和绍周讲，我死没关事，最多杀我一条人命，与绍周无好处，与八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的。大姐，你是到过大大地方的，经验比我多，我今后要向你学习，我现在很担心绍周的前途，今后可以讨论。”

接着，李昌言借势布置，让林世英回到徐州后，加强做吴化文的工作。回徐后，林世英曾写信说：“生意很好，发展事业已与经理谈过，但经理光听不讲。”

从1947年的元月到四月，吴部消息沉寂。阴历四月二十日，吴部由开封移防济南，增援潍县。五月初，林世英由徐州来济南，吴化文请淮坊战役中吃的亏说给她听。林世英说：“我的话现在应验了吧？张天佐被消灭，潍县鬼子建的工事也给打下来了。现在八路军力量大了。你知道我不是共产党，但我替你害怕。”

到了农历六月底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、山东军管区司令王耀武来见吴化文，歇在厢房里。吴化文的父亲不顾一切，一进门就指名大骂蒋介石，吓得吴化文在长官面前手足无措。吴父说：“化文要醒醒啊”“八路来了是要我命的”，并称“你傻，八路军刀不杀无罪之人，我有什么罪？”

此时，林世英每两天和李昌言见一次面。李昌言常将各地战败消息告诉她，说是秘密电台得来的。林世英回去和吴化文谈后，吴化文顿起怀疑，认为这些情况只有高级将领才知道，否则一定是八路方面的消息。

农历六月底，济南天气炎热。吴化文骗林世英说：“你无论如何要想法子给我找个出路，将来好不当俘虏，你知道八路地下工作人员地址，叫他来见见面。”林世英喜出望外，找到李昌言连说：“成功！成功！”

林世英认为吴化文的工作不麻烦。李昌言却不敢苟同，劝她切勿轻信受骗，千万要注意，不要吃亏。在过于兴奋的情形下，林世英把李昌言的一些蛛丝马迹和吴化文谈了。吴化文听后默不作声，毫无反应。次日，吴化文喝醉了酒回家，向林世英发脾气道：“你多年夫妇，你今天真是共产党？我风里雨里都是为的什么？就是为了剿共。你如果和我还是夫妇，就招出李昌言地址，否则就此……”

林世英坚决地答道：“我就是共产党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……”吴化文拔枪欲射，吴父连忙冲进家门，将枪夺下。

## “实在没有出路了”

事后，被吴化文关了禁闭的林世英，只能叫其女儿送信给李昌言，内容是：“我未识破绍周的奸计，他用夫妇关系夺取了我们的秘密。今晚态度大变，借酒装疯，企图将我杀害，我为革命坚决誓死周旋到底。我这次牺牲是为革命而死，这样的死我感到无限光荣。我死后，请将我意转述上级，明了我为人民而死。并希望你给我报仇，我的子女请多费心照顾。如死在九泉，我要感谢你的大恩，祝你革命成功。将死的世英，泪书于六月十七日



参与策划吴化文起义的部分中共地下工作者合影

晚。”

吴化文向来听他父亲的话，第二天一早，吴父强迫他向林世英赔不是，并责问吴化文说：“你过去一切都错了，世英为你生男育女，哪一点对不起你，你欲将她杀害。”

兖州战役前，吴化文南下，林世英把李昌言的话转告吴化文：“你这次到兖州去，如蒋介石为恶，继续杀害人民，必遭最后结果。”吴化文听了脸发红，想发脾气，因其在旁不便发作。吴部自济出发，十余日方抵泰安，行动迟缓。吴部与我军刚一接触，部队马上后撤，并命令拜把子兄弟徐曰政旅掩护。结果，徐旅被打垮了，吴化文首先跑回济南，并因徐曰政被俘而大哭。

此时，李昌言布置林世英要特别体贴吴化文，不要说共产党力量如何强的话，要好好安慰他，用事实教育他。林世英对吴化文说：“徐曰政反对人民，所以被俘，这是个例子。我现在只是担心你的生死。”吴化文听了哭笑不得。

变化总是不期而遇。吴化文之子吴新民自南京来电称：中央让吴化文不要担子，蒋将委其为九十六军军长，并允许补充军火。吴化文闻讯后，便对林世英态度冷淡，下决心要将林世英和父亲送走。七月底，吴化文借口“部队即南下，我同空军闹别扭，今后情况紧张，空运不便，故你们先走”，决定将父母、妻子、儿女送往上海。

无奈之下，林世英离开济南，李昌言被推向前台。他写了一封匿名信给吴化文，内容主要是警告他，促其醒悟。

8月2日，吴化文急忙找李正言，很客气地问道：“我部队内发现匿名信，很可能有人暗算我，在目前形势下，不得不与他们拉拉关系……你知道有个名叫李昌言的乡邻吗？他如有胆我们见面，无胆算完。”

次日，一身是胆的李昌言便到了吴化文的办公室外。吴化文很是吃惊，过了两小时后，辞退左右，将门窗关上，静悄悄地会见了李昌言。吴化文先开口说：“过去我们没有谈开，早想见面。拖到现在，以前我对共产党方面认识差一些，现在听太太（世英）讲，我很同意，我正设法行动。这次大汶口战役被俘的徐曰政，他的家眷被蒋介石的特务监视，毫无自由可言。在老蒋手下干事，实在没有出路了。”

吴化文的谈话逐渐转入正题，说：“蒋介石现在要供给我一大部分军火，岂不增加了一份力量……和我联系你是否能保守秘密？”李昌言答：“我保证能保守秘密，吴军长能深明大义，我一定能将你的意思转述给军首长。近日我就要回去，军长是否能给几张谍报证？”

## “下策是顽抗到底”

紧接着，李昌言身着便衣出城，第一时间通知上级。为了争取吴化文，济南市委得到华东局和山东兵团首长指示后，成立了争取吴化文起义领导小组。

1948年8月初的一天中午，代号124的地下情报员辛光得到单线领导黄志平同志的通知，马上返回机关。按照指示，辛光换上便衣，带好所有证件，和黄志平一起来到市郊南山中共济南市委所在地。

黄志平同志是夏津县人，1937年离开东昌府师范学校到延安抗大学习，后被派到西安，考入国民党黄埔军官学校第七期，他已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校参谋官了。黄志平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工作者，有胆有识，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。

当晚，辛光和黄志平参加了由市委书记张北华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，会议在一间陈设简陋的屋子里进行。

张北华是有大学文化的知识分子，戴一幅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看上去很斯文，但在战场上却勇猛过人。副书记蒋方宇坐在张北华对面，瘦高个儿，两眼炯炯有神。他曾在北京上过大学，英语水平很高，他床上常放着一本英文版的马克思选集。他对下级干部要求严格，批评不留情面，给人以亲切而又严肃的感觉。国军工作部副部长曾定石坐在门后的凳子上，他是广东人，是南洋归国华侨。他个子不高，人又瘦，穿一身很不合体的黄军装，看上去像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，其实他早在南洋上大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，日寇侵华战争开始后，回国参加了抗战。他白暂的脸上有一双深凹的眼睛，从那深邃的目光里看出是个处事干

练的干部。

坐在曾定石旁边的是黄志平，他正不停地吸着烟，两眼注视着坐在辛光身边那个头不高但很俊秀的年轻人——李昌言。

李昌言用一口浓浓的胶东口音介绍完在吴化文身边潜伏的经历。副书记蒋方宇布置说：“市委决定派黄志平同志为我华东野战军的军代表，辛光同志为黄志平同志的助手，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进驻吴化文司令部。昌言同志暂时不要暴露身份，有时还要以吴化文的心腹身份出现，帮着吴化文说话。上级批准你们三个发生横的关系，成立党小组，由志平同志任组长。谭政委（谭震林）还说，对吴化文要求不能太高，在战斗中他能让开一条路就不错了。现在，摆在吴化文面前有上中下三策：上策，按他信上所讲的，由他在内部单独解决济南问题；中策，让出阵地或通道；下策是顽抗到底。”

“现在，我军已组成两大集团，即攻城集团和打援集团。打援集团由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指挥，准备消灭来援之敌。攻城集团由许世友、谭震林、王建安等同志指挥。对你们三位同志来说和过去有些不同，这次可以说你们是背水一战。倘若吴化文起义成功了，你们为济南人民立下了历史功勋；倘若失败了，吴化文是不会把共产党员留在自己司令部里的。要作最坏的思想准备！”蒋方宇说道。

曾定石接着话茬说：“虽然你们三位同志深入虎穴，但也不是孤立的，华东局饶漱石政委很关心此项工作，他要经常听汇报。我们外部也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，组长就是方宇同志，另外有饶政委的秘书和我。”说着他把一本电报密码本交给黄志平，“这是我们搞的电报密码，是乱码。给你们一本，另一本在方宇同志那儿。电文用这两个本子上的乱码编译，其他人谁也译不出来。你们进入吴部后首先争取弄到一部电台，这样就可以事半功倍了。”

天不亮，三人小组便启程了。进市区时，天已大亮。

## 两种社会两重天

三人到济南后，装扮成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，先会见了林世达。接着，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，到趵突泉西部张家花园（现万竹园）会见吴化文。

之后，为便于工作，黄志平和辛光被吴化文委任为军官。吴化文还赠送给两人新式加拿大手枪。“首先打开枪，只见上面涂抹着厚厚的一层黄油，外面用玻璃纸包装。我擦好枪，换上崭新的军服。吴部的军官服和其他部队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在军服的左前胸上有一个用金线绣成的‘卍’字，一看就知道是吴化文的人马。我们招呼插满子弹的腰带，系上红布条。”辛光曾回忆道。

黄志平爽朗地对辛光说：“咱俩也成了红脖子军了，可解放区的人民对这支部队是恨之人骨的。”再看着肩上的军衔，黄志平成了上校，辛光戴上了上尉肩章。黄志平笑道：“吴化文真有一套，还想按他的老办法收买我们，给我们个甜头。他哪里知道我们可不是为这个来的！”

此后，黄志平带领两位同志，与敌人斗智斗勇，从吴化文那里借到电台。

越是危险的地方，越安全。电台架设在吴公馆西南角的小房间里。电台架好了，前来接应的副官长对方宇训话道：“这部电台很重要，要昼夜二十四小时值班，电台是由军座直接掌管，由他们三位长官（我军三人）直接指挥。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能离开公馆半步，否则要按军纪论处。”

副官长走后，我军三人跑回宿舍关好门，拉上窗帘，翻开密码本，拟好电文。由于用的是乱码，必须仔细查找，十多个字的电文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拟好。

回到电台后，报务官正在电台旁坐着瞌睡。辛光把用乱码拟好的电文交给他，告诉他呼号和频率。报务官把几个摇机柄叫起来，自己戴上耳机按动键盘，发出清脆的嘀嗒声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取下耳机，谁也不看，只是说了一句：“对方来了！”辛光指着他面前的电文说：“发！”又过了一个多小时，回电来了。

我军三人围坐在宿舍的桌子旁译出电文：“吴化文将军：请注意十六日和十七日。”下面落款是陈毅和饶漱石的代号。

就这样，靠着一部电台，敌方的情况得到及时传递。而电台内部，也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。一天晚上，辛光照例去电台查看情况，见

报务官们都坚守岗位，一个值班报务官摘掉耳机，站起来问：“长官，对方电台是哪里？”

辛光见他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，便说：“这不是你应该知道的，你也不应该问。电台是军座亲自调配，并命令严加保密。你难道忘了吗？”这个报务官见辛光生气了，马上立正说：“长官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说我们太紧张了，不让离开公馆半步。我已经六天没见我的太太了，家里还有老母。我们可以轮流值班，轮流休息。”

辛光松了一口气：“这个问题要向军座报告，在没得到军座命令前不能轮流值班，也不能离开公馆！否则按违犯军纪论处！”他们答应一声“是！”

辛光又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辛苦我很同情，一定向军座报告！但电台很重要，千万不能马虎！因为对方是南京国防二厅！”他们一听是国防部二厅，就都坐到自己的岗位上去了。

辛光马上回宿舍向黄志平作了汇报，志平说：“前几天我就想，他们昼夜值班，也确实很辛苦。得想个办法，让他们安心！可是目前我们没有钱，机关里经济非常紧张。”

在万般无奈下，辛光想到了“化缘”。他乘车来到经七路纬一路口，找到住在三益里史家公馆的张文雷同志，借来一笔钱。

那时候，泰康的月饼、城顶的牛肉、便宜坊的锅贴，还有王家粥铺的果子，可真叫响。辛光驱车到泰康买了月饼和糕点，又到商店买了茅台酒、加里克、三五牌香烟和水果。当把这些高档的烟、酒、水果和月饼等送到电台的时候，报务官们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，特别是看到按军阶分给的金圆券时，他们激动地说：“请长官向军座报告，别说十几天不回家，就是一年不回去我们也要坚守岗位！”

黄志平出来后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两种社会两重天，我们是党为国为人民；他们是为名为利为金钱。”

## 改帆再换舵，安然抵神州

在虎穴中潜伏的我方三人情报小组，一直与吴化文翻来覆去的态度周旋。有一天晚上，三人决定召开党小组会议，分析吴化文的动态，商讨对策。会议在亚细亚大楼的楼顶上进行，因为这里是整编八十四师留守处，门外有岗，人也不乱。

三人穿过楼道，沿着楼梯攀上楼顶。俯瞰这个将要被我军解放的城市，心情无比激动。党小组长黄志平宣布开会，他说：“我们的处境十分严峻，可能会被杀害，但未经组织批准我们不能撤退，倘若马上撤退，就等于逃跑。”辛光说：“林世达先生给我们的情报是真实的，但吴化文没有把我们抓起来杀掉，说明他还在观望。我们要抓紧时间争取他走我们希望的路。”

“对！”李昌言也坚定地小声说道。黄志平接着说：“我们现在不但不能撤退，而且要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吴化文身上。现在请同志们起立，举起右手，面对万家灯火的泉城人民宣誓：为了人民的解放，我们准备献出一切，甚至不惜牺牲我们的生命！”

三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这时，东部战线传来了隆隆的炮声。一架架机身上亮着各种颜色信号灯的轰炸机，轰鸣着从头顶上空掠过向东部战线飞去。

在我军敢工干部的积极争取下，吴化文于8月29日送出密电码，与济南市委沟通电台联系。但时时不忘保存实力的吴化文思想极为复杂，多次徘徊。原本并不迷信的他无奈之下，请自己的岳母到大观园“赛神仙”那里算卦，问个祸福。他的岳母因经常求神问卜，对吴化文说：“趵突泉吕祖庙的签也很灵！”吴化文说：“好！明天我就去趵突泉，向吕祖爷求一签！”

当三人小组得知吴化文去趵突泉求签的消息后，黄志平说：“看来吴化文思想斗争很激烈，自他接到顾祝同、邱清泉的信后，幻想上的三个兵团会长期驻直入，想继续和我军作战。但他焦急等待的援军不但无踪影，又看到我东线我军已发动了凌厉的攻势，曹振铎的防线岌岌可危。因此，他不敢轻易掐断和我们的联系，只好到趵突泉吕祖庙里求签问卜了。”

黄志平想了想又说：“我看我们也借吕祖爷的光！”于是三人共同商量拟好了一个签文，到趵突泉吕祖庙拜见老道长。老道长身着

道服，项挂佛珠，双手合十，口称施主。

当老道长看清面前是三个服装整齐，佩带着手枪，脖子上系着红布条的青年军官时，脸上露出惶恐的神色。三人说明是九十六军司令部的，明天吴军长可能来求签时，道长连声称：“是！”并说一定打扫殿堂，迎接军长阁下。

三人掏出拟好的签文对他说：“这是军长夫人写好的签文，军长求签时，请道长按此文写在签上给他。”道长脸色骤变，连连声称：“贫道不敢戏弄军长！脱离红尘之人，不敢介入世俗的任何争斗。请长官见谅！”三人把一叠崭新的金圆券递给道长说：“这是军长夫人的香火费，事成之后夫人还要施舍。”这签文丝毫没有争斗之意，不信道长请看！”老道长接过签文看了看，脸上露出放心的神色说：“原来签文是几句打油诗啊！请长官禀告夫人，贫道照办就是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三人在斜马路正和吴化文的父亲交谈，吴化文和副官长进门，见三人都在，便兴奋地对黄志平说：“我刚从趵突泉吕祖庙回来，吕祖爷真灵。开始我还不太相信，求签后，我一看签文，吃了一惊。好像吕祖爷知道我的心事一样，实在灵验！实在灵验！”

话音未落，吴化文就把签文递给黄志平，签文是用蝇头小楷工整地书写在黄表纸上的，上面写着：“漂泊一小舟，水流到尽头；改帆再换舵，安然抵神州。”黄志平把签文又递给吴化文说：“军座所言极是，看来军座此举是顺乎民心，合天意的！”吴化文虔诚地点点头。

就这样，吴化文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周密安排下，将他从极度矛盾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来，在其发动战场起义的天平上增添了重重的砝码。这前前后后，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，做了大量周密细致的工作，值得后人铭记。

## 走光荣起义的道路

1948年9月16日夜24时，华东野战军发起了济南战役。按照原定计划，西线兵团没有对吴部发起攻击，而是等待吴举行战场起义，配合我军行动。可吴部一直按兵不动。

9月18日上午9时左右，吴化文突然一人去绥靖区开会，没告诉我方任何人，不知吴是何意。回驻地后，吴化文与参谋商榷后，交给黄志平等一人一张地图，说道：“老弟，请速将此图送给陈毅将军，按我指示方向进攻王耀武，我保持中立。”吴指示的路线是让解放军绕飞机场经八里桥、无影山，从济南以北进攻王耀武。他不让出阵地，却让解放军转大圈攻济南。过了铁路就是一片荒野、高粱地、玉米地，不但我军的炮车、榴弹车无法走，就是一个战士背一支枪行动也很困难，况且是几万人的大部队行动。这是嘲弄，是欺骗，是挑衅！”

吴化文的摇摆直接影响了整个济南战役的进程，时任华东野战军战役西线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认为，对于来回拉锯的吴化文来说，不对他施加一定的军事压力，是难以推动他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18日夜11时，华野西线部队对吴部发起猛烈攻击，用大炮向吴化文发起了喊话。在短短20分钟内将其在簸箕山一个营的守军消灭，死伤600余人。

由于吴化文的炮兵阵地设在司令部大院里。炮兵开火十几分钟，我军炮火就跟了过来。炮声一个接着一个呼啸着在司令部大院周围爆炸。浓浓的烟雾，像一团团偌大的黑纱，罩在大院的上空。砖块、石块夹着泥土、树枝，含着炮弹片乱飞乱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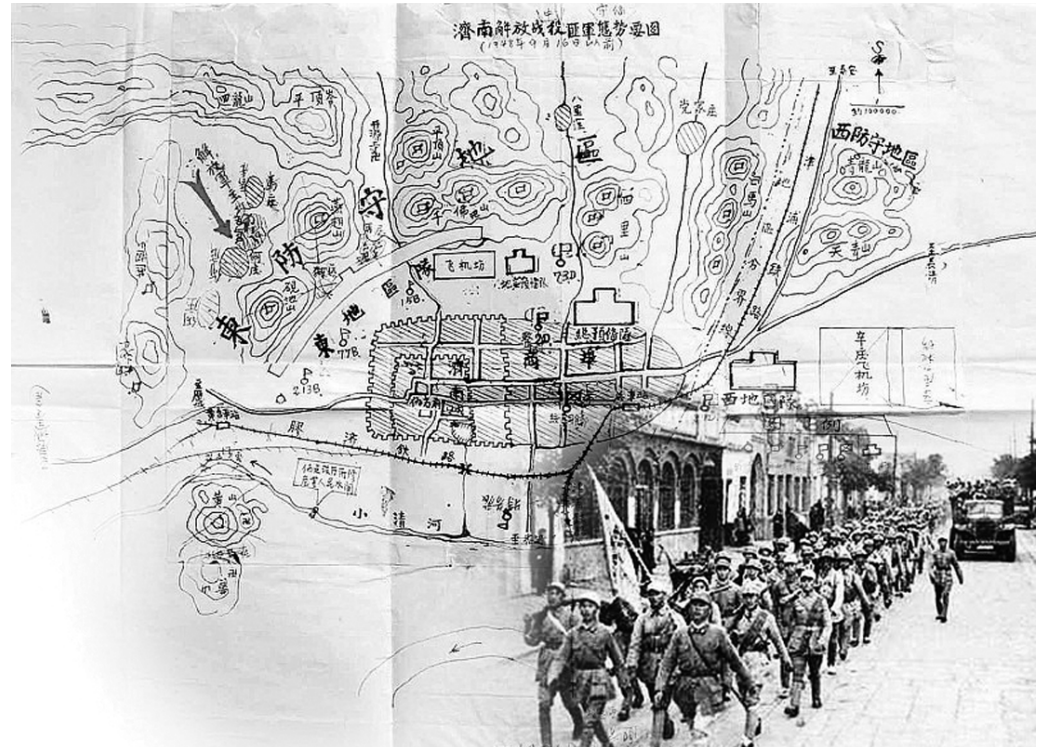
顿时，大院里硝烟弥漫，飞沙走石。大地在颤抖，吴化文指挥室的屋顶被震得不断往下落土。不一会儿，电线被炸断了，整个司令部大院一片漆黑，人喊马嘶乱作一团。吴化文厉声质问黄志平、辛光：“你们口口声声欢迎我退出内战，你们就这样欢迎？”

黄志平将局势向吴化文讲清后，最后通告他：“我再一次忠告你，北上增援不会成功，邱清泉八月十五日来济南赏月是白日做梦！我奉劝军座还是执行我军命令，否则将会影响我军整个战役的进展。倘若你令九十六军不执行我军命令，最后必将被全歼！”

在一场紧张激烈的争执后，吴化文的理智战胜了怒火，连声说：“撤出阵地！起义！”并说：“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请你们把我的父母、太太、子女送到解放军司令部去！”此时，电台遭遇故障，黄志平、辛光、李昌言冒着双方炽烈的炮火，穿越布雷区到达西线兵团司令部，宋时轮司令员听到汇报后，西线全面停火。

19日拂晓，黄、辛、李等人返回吴部，向其传达了兵团首长指示：希望吴明察大义，归向人民，走光荣起义的道路。此时，吴化文真切地感到，只有率部起义才是唯一出路。晚9时，吴化文在孔庄营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，宣布举行战场起义，率两万多人撤离战场。

终于，解放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向商埠胜利挺进。济南解放后，辛光和黄志平、李昌言同志被华东军区、中共济南市委分别授予一等功和特等功。



解放济南形势图